



Louis Couperus
Langs lijnen van geleidelijkheid

命中注定

[荷兰] 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Louis Couperus
Langs lijnen van geleidelijkheid

命中注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中注定/(荷)路易斯·库佩勒斯著;黄勇民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321-3608-7

I. 命… II. ①路…②黄… III. 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587 号

责任编辑:海力洪

特约编辑:权翔

封面设计:丁威静

命中注定

(荷) 路易斯·库佩勒斯 著 黄勇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66,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08-7/I·2757 定价: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译 序

荷兰著名作家路易斯·库佩勒斯一生写了二十多部小说,《命中注定》是在1900年出版的,荷兰文版的原名叫 *Langs lijnen van geleidelijkheid*,意思是“缓慢而确定地”或者“一点一点地”,1920年在美国第一次出英文版时将其译成《命中注定》。

中译本名仍然采用英译本的译法,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命中注定”四个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小说的主题:年轻漂亮的荷兰贵族离婚女子康娜丽为追求自由、独立、浪漫的生活,来到艺术之国意大利,在与画家杜克浪漫同居了一年左右之后,不得不重新回到前夫的身边,她的这种命运似乎是不可避免和难以抗拒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

库佩勒斯善于描写女性,他对女主人公的塑造远胜过对男主角的勾画。《命中注定》里的康娜丽与库佩勒斯1901年出版的另一部名著《隐藏的力量》中的莉奥妮有许多相似之处:她们都出生贵族,都年轻漂亮,都有独立的个性,都喜欢调情卖俏,都追求自由恋情,都有一段美妙的浪漫史,其结局尽管充满希望,但都不太美满……然而,《命中注定》里的康娜丽与《隐藏的力量》中的莉奥妮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康娜丽尽管选择了与青年画家杜克同居,但小说把这种恋情写得非常纯洁,康娜丽完全出于真正的爱情才那样做。为了获得那种理想的爱情,她不顾一切,不畏权贵,不贪富贵,不图地位,不恋爵位,不理睬世人和家人的背后议论和责怪,不嫌弃恋人的贫穷,不抱怨生

活的贫困。为了继续这种浪漫的生活，她不惜卖掉自己心爱的手镯，甘心用自己可怜的一点点稿费为杜克购买他喜欢的古董三折屏，甘愿忍辱负重给别人去当佣人，其纯真的恋情可歌可泣，感人至深；而《隐藏的力量》中的莉奥妮则有点水性杨花，见异思迁，相比之下，读者也许更喜欢康娜丽。

女主人公康娜丽最后不得不回到前夫鲁道夫的怀里，除了鲁道夫粗鲁霸道、死皮赖脸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作者的思想深处有着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小说在许多地方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她站在他的面前浑身颤抖。是他的声音像融化的铜水一样，沁入她的灵魂，渗入她的身体，耗干了她的精力，使她呆若木鸡……在这声音底下，她就像一件属于他的物品，一样属于他的东西，自从他第一次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作为他妻子的印痕以来，一直是这样。”“她，在猛烈抨击婚姻的同时，内心深处一直感到自己是结了婚的。不是依据法律或签了字的婚姻，而是依据古代的习惯法，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初夜权，一种血、肉、最深层次的法律和权利！”这种描述入木三分，写出了康娜丽的无奈，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悲剧。两个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年轻人，原本可以在一起天长地久幸福地生活，就是这种“初夜权”思想在人们的头脑里作怪，迫使康娜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害得她哭成泪人似的撒下心里唯一的爱人，被迫投入莽夫的怀抱，读来令人十分痛心和惋惜。

库佩勒斯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尤其是没落贵族的生活。《命中注定》里对吉利奥亲王一家以及圣斯蒂芬诺城堡的描写非常细腻生动，若非亲身经历，很难想象会有人能如此活灵活现地绘出欧洲没落贵族的人情世故和欧洲古堡的衰败情形。第33节对于古堡婚房的描写可以说令人震撼：“突然，迎面而来的是一种极度精美、辉煌灿烂的亲昵感觉：宽敞的卧室，全都是金色的，全都是镏金的，但已失去了

光泽，毁损了，软化成了金丝……所有的金色都毫无生气，所有的金色都沦落成一种忧郁，几乎是一种灰色的微光，被抹去了，清除了，用旧了，仿佛灰尘仆仆的数世纪已经投下了一个阴影，给这一切蒙上了一层蜘蛛网。”“他俩穿越一个个宽敞的房间，在帷帘遮蔽下，这些房间半暗半明，轻轻飘荡着某种悲伤、忧郁、苦涩、无望，一种伟大和辉煌消失了，慢慢灭绝了；在这些最著名画家的杰出作品中间有着一块块令人悲伤的空缺，这表明了一种金钱的极度匮乏，表明了尽管做了一切努力，但这些绘画还是被卖换了钱……”欧洲没落贵族的状况跃然纸上，他们曾经拥有辉煌过去，花天酒地，黄金满屋，但如今败落了，生锈了，氧化了，随着历史渐渐消亡了，但是他们还在垂死挣扎，希望新兴的资产阶级扶助他们一把，让他们得以喘息，维持他们奢淫的生活。因而，吉利奥亲王一家以及罗马乃至意大利几乎所有的贵族和宗教势力都支持他迎娶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事实上，他要娶的不是妻子，而是金钱，并希望用这些金钱维持他们家族花天酒地的贵族生活，似乎每个相关的贵族以及主教都从这场婚姻里得到了好处，甚至可谓受益匪浅。但是，这种建筑在虚荣和金钱基础之上的婚姻注定是不会幸福的，婚后不久，吉利奥亲王就与女公爵有染，乌拉妮娅也在舞会上巧遇昔日情人。这种欧洲贵族爵位与美国暴发户金钱的结合可谓现实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即便在今日世界里也不难看到这种婚姻的踪影，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尽管《命中注定》写的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但是，库佩勒斯在小说中惟妙惟肖地介绍了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尼斯等城市的许多名胜古迹，以及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和他们著名的绘画雕塑艺术作品，而且可以说写得无与伦比，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意大利导游书。请看：“他们在路上飞驰，穿过低矮沉睡的房屋，越过小镇广场，伦巴德风格的辉煌大教堂在灿烂的阳光下高高耸立……突然，圣斯蒂芬

诺湖跃入眼帘：椭圆形的盘子越发深邃，仿佛置于凹形群山圈的中间，湛蓝湛蓝，闪闪发光，更加深不可测，它那神秘的蓝色吸纳了天穹中所有的蓝色，蓝的空气闪烁，仿佛长长的螺旋光亮在人们的眼前旋转。突然，一股强烈的橘子花香随风飘进人们鼻孔，好似气喘吁吁的恋人那种浓重和淫荡的气息，好似数千张嘴同时在呼出带着芳香的气息，这种气息仿佛悬浮在天空和湖水之间静止不动，令人窒息。”如果没有身临其境，如果没有长期欧洲上层社会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深厚的艺术造诣，要写出如此精美的文字，是难以想象的。

库佩勒斯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神秘”。在《隐藏的力量》一书中，尽管作者暗示了许多导致不可一世的殖民主义者乌迪杰克灭亡的隐藏力量，但它们都不是，而且小说到结尾也没告诉读者谁是那种力量，让读者去发挥想象，可谓神秘莫测。在《命中注定》中，也有这种神秘的力量，康娜丽与恋人杜克那么相亲相爱，最后还是被迫回到前夫身边，是什么力量促使她采取这种行动？是鲁道夫蛮横无理？是鲁道夫赌博赢了钱？是鲁道夫英俊潇洒？是杜克软弱无力？是贫困所迫？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守旧思想所至？是鲁道夫的男子气概和性能力？似乎都有，又似乎都没有。康娜丽离开杜克是悲痛欲绝依依不舍，但她似乎又期待着回到丈夫的身边。在小说的结尾，库佩勒斯写道：“她等待着他，倾听着他的脚步声，渴望着他的到来，她的身体在期待中发抖。当他进屋靠近她时，她用双手紧紧搂住他，有意识地寻找一种深刻的确定性……”康娜丽在期待丈夫的到来，此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一出悲剧？或是别的什么剧？还是让读者来评说吧。

黄勇民

2009年1月20日于复旦大学

1

女侯爵贝罗妮的膳宿公寓位于罗马最有益健康(如果不是最富有诗意)的居住区。公寓的一半是古老的卢多维西花园残存别墅的一部分,每个了解这些美丽花园历史的人们,眼看着这片曾经独门独户的罗马高级居住区上耸立起一栋栋公寓大楼,无不扼腕痛惜。这家旅馆位于维亚·伦巴第^①,其古老别墅这部分保持了某种为女侯爵客人们准备的迷人魅力;旅馆新扩建的部分则备有宽敞的客房、自来水和电灯。这家旅馆服务周到、价格低廉、舒适惬意,远近小有名气;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品奇欧^②。因为地势高峻,所以人们不必担心患上疟疾,如果住宿时间长一些,费用也仅仅8里拉多一点,这在罗马是绝无仅有的,因为罗马客栈的费用臭名昭著,是意大利所有城市中最贵的。因此,这家小旅馆常常宾客满堂:旅行者早在十月就纷至沓来——圣诞节最早到达的客人付费最低;除了那些来去匆匆的游客之外,大部分客人都要一直待到复活节,过了基督教的几个盛大节日后,再起程去南方的那不勒斯。

① 意大利一地名。

② 似指意大利品奇欧公园。1823年建造,两侧有雕像,中间有喷水池,以其水电计时著称。

英国旅伴们向康娜丽·德·雷茨·范·卢热情地推荐这家旅馆,康娜丽正独自一人周游意大利,她从佛罗伦萨写信给贝罗妮女侯爵。这是康娜丽第一次在意大利旅游,第一次在戴克里先^①浴池附近恢宏的洞穴般的终点车站下车,来到广场,淋浴在金色的罗马阳光底下。巨大的玛尔奇乌斯水道^②流水潺潺,车夫挥鞭噼啪作响,还吧嗒着他们的舌头(以吸引她的注意),正如她想象的那样,她有着“可贵的意大利感觉”,能够来到意大利,她感到特别高兴。

她看见一个小老头一瘸一拐地朝她走来,他的帽子上写着“贝罗妮膳宿公寓”,老头有着旅馆老脚夫的敏感,能马上认出住旅馆的游客。康娜丽笑着朝他示意。老头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迎上前,既亲切又恭敬,好像见到她格外高兴似的,问她旅途是否愉快,是否累了。他陪着她登上维多利亚^③,帮她调整了一下旅行盖毯和旅行包,向她要了箱子提货单,并且说她可以先走:他取了行李提货单十分钟后就赶上来。有个瘸子老头照顾,她觉得挺有意思,于是就友善地朝他点点头,随后车夫驱车离开了。她感到轻松愉快,只是面对无法预测的前景感到少许忧愁;她环顾左右,浏览起罗马的街景:没什么有意思的,除了房子还是房子,还有公寓大楼;随后是宏伟的白宫:皮翁比诺宫——她知道那里供奉着卢多维西朱诺^④——这时,车夫喝住马车,一个青年侍者迎上前来。他把康娜丽带进休息室,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桌面上摆满了报纸杂志,它们被摆放得

① 戴克里先(Diocletian, 245—313),罗马皇帝,由禁卫军部属拥戴登基,开创四帝分治局面,迫害基督徒。

② 公元前149年,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坦任政长官时受元老院委托修建,源头在佩利格尼人的山区,水清凉,有益健康。

③ 一种双座四轮折蓬马车。

④ 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司朱庇特之妻,主司生育婚姻等。

井井有条,形成一个圆圈,不过好像还没人看过;两个妇人(显然是英国人,是那种有审美情趣的女人)——邈邈的头发,宽松的衬衫——坐在一个角落里,出发前正在仔细研究她们的《贝德克尔旅游指南》。康娜丽朝她们淡淡地点头致意,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不把这当回事,因为她非常熟悉英国游客的习性。她在桌子边坐下,拿起一份《罗马先驱报》,这份报纸两周发行一期,报道罗马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时,一位妇人从角落处很不礼貌地开口对她说:

“对不起,你肯定不会把《先驱报》带回房间,对吧?”

康娜丽将脑袋高傲地一扭,目光懒洋洋地朝两位妇人就座的角落看去,茫然地略过她们邈邈的脑袋;她一言不发,回头继续阅读《罗马先驱报》,她觉得自己是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内心不禁暗自发笑,因为她知道如何对付这种英国女人。

女侯爵进屋,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欢迎康娜丽。女侯爵是个寡妇,身体较胖,举止粗俗;她丰满的双乳用丝绸的胸罩或羊毛背心兜着,在双臂底下显得鼓鼓的,几乎要将线缝挤崩了。灰色的头饰使她看上去像狮子一般;大大的眼睛呈黄蓝两色,因为服用阿托品,她的两个眼睛睁得滚圆,很不自然;她耳朵上挂着巨大的水晶耳环,造就出一种彩虹的效果,胖乎乎的手指上箍着好几个说不出名字的宝石戒指。她说话非常快,康娜丽发现她说起话来像车站广场上那个瘸子脚夫的欢迎词一样客气,使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她让女侯爵陪着来到电梯前,与她走进电梯。这是一种水压电梯,栅栏式的电梯箱缓缓上升,越过楼梯间,突然在二楼和三楼之间停了下来。

“三楼!”女侯爵大声朝楼下呼喊。

“non c'è acqua^①!”侍者镇静地高声回答,意思是——显得相当

① 意大利语“没有水!”

自然——没有足够的水让电梯继续上升。

女侯爵厉声发出一系列指令。随后来了两个脚夫，他们与忙碌不堪的侍者一起用力提拉电梯的钢索，一阵紧张的手忙脚乱，电梯箱开始越升越高，最后终于，几乎，到达了三楼。

“再高一点！”女侯爵命令。

可是尽管脚夫们用尽力气，电梯就是纹丝不动。

“我们还是能够出去的！”女侯爵说。“等一等。”

她裸露出雪白肥胖的腿肚子，跨出一大步，登上了三楼，随后笑着伸手接应康娜丽，康娜丽学着她的样子做了个体操动作。

“我们到了！”女侯爵满意地松了口气说。“这是你的房间！”

她打开房门，带着康娜丽巡视了一下房间。尽管户外阳光明媚，屋子里却依然像地窖一样阴冷潮湿。

“女侯爵，”康娜丽马上说，“我写信对你说过，要两个朝南的房间！”

“是吗？”女侯爵用一种浑然不知的语气回答，“我真的记不起来了。是呀，外国人总是一心只想要朝南的房间……我向你保证这房间很舒服。”

“对不起，女侯爵，我不能接受。”

贝罗妮咕哝着抱怨了一下，随后沿着走廊走去，打开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怎样，夫人……你觉得这间……”

“它朝南吗？”

“几乎朝南。”

“我一定要完全朝南的。”

“这间朝西。从窗口可以欣赏夕阳西下的灿烂景色。”

“我只要朝南的房间，女侯爵。”

“我有几间非常讨人喜欢的朝东的房间。日出的景色非常迷人。”

“不。女侯爵……”

“你不喜欢自然美景?”

“有点喜欢,不过,我更关心我的身体。”

“我自己睡在朝北的房间里。”

“你是意大利人,你习惯了,女侯爵。”

“非常抱歉,我没有朝南的房间。”

“那我也很抱歉,女侯爵,那样的话,我只好到别处去寻找住处了。”

康娜丽转身,好像要走的样子。房间的选择会像选择人生一样……

女侯爵拉住康娜丽的手笑了。她摆脱了那种冷冰冰的口气,嗓音变得像香膏那样温和宜人。

“真是的,外国人死脑筋,总要朝南的房间!我还有两个舒适的小天地。跟我来……”

她很快打开两扇房门:两间小巧玲珑的房间温馨舒适、阳光充沛。从开启的窗户向外望去,能见到开阔的街景,下方的房顶鳞次栉比,远处是圣彼得教堂蓝色的穹顶。

“这是我最后两个朝南的房间。”女侯爵惋惜地说。

“我要了,女侯爵……”

“16 里拉。”贝罗妮笑着说。

“10 里拉。你信上说的。”

“这两个房间我可以安排两个客人呢!”

“如果我喜欢,我整个冬天都会待在这里。”

“你胆子真大!”女侯爵突然用最迷人的嗓音高声说,这是一种承

认失败的声音。“两间房间你出 12 里拉吧！不能再讨价还价了。这两个房间是你的了。你是荷兰人，对不？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荷兰家庭；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你愿意跟他们一起就餐吗？”

“不愿意，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把我安排到其他餐桌就餐；我不喜欢旅游中的同胞……”

女侯爵离开了，留下康娜丽独自一人。她朝窗外眺望，头脑空空的，没有一点杂念，她很高兴来到了罗马，只是对于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那些没法预见的事情，稍稍有些忧愁。这时，传来一声敲门声，她的行李送来了。一看时钟，上午十一点，她开始打开行装。两个房间中的一间是小小的起居室，就像空中的鸟笼，俯瞰着罗马。她自己重新布置了房内的摆设，用从阿布鲁齐^①买来的一段布料覆盖在退色的躺椅之上，用别针把一些肖像固定在水粉刷过的墙上，因为墙壁上粗俗的阿拉伯式湿壁画饰已经开裂。看着墙上湿壁画的四边画着的一颗颗紫色的心被支支利箭穿透，她笑了。

一小时的辛劳，她的起居室焕然一新：一个她自己的家，有她自己的一些小玩意，一块盖布，一个边柜，几个躺椅靠垫，几本可信手拈来的书。布置完毕，她坐下歇歇，突然她感到非常孤独。她想起了海牙^②，想起了留在那里的一切。可是，她不愿思考，她拿起《贝德克尔旅游指南》，阅读有关梵蒂冈的信息。她没法集中注意力，于是就转而阅读黑尔的《漫游罗马》。“当！”传来一声钟声。她感到疲惫而又紧张，她拿起镜子照照，端详自己的头发，发卷已经散开，衬衫满是灰尘，肮脏不堪；她打开第二个皮箱，换了衣服。她一边梳理头发一边

① 意大利一地名。

② 荷兰一城市。

呜呜抽泣。“当!”又传来第二次钟声。涂脂抹粉完毕,她到了楼下。

她以为自己迟到了,可是餐厅里空无一人,她不得不等待就餐。她决意不贸然闯入未来。有些房客从敞开的门口向餐厅里张望,看见餐桌边除了一位新来的女士再无他人,于是又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康娜丽朝四周看了看,继续等待。

餐厅是原别墅部分的古色古香的宴会厅,天花板上有桂尔契诺^①的绘画。侍者们悠闲地四处溜达。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侍者从远处注视着餐桌,确保一切有条不紊。看见没人来就餐,他变得有点焦躁不安,于是就下指令给康娜丽端上通心面。康娜丽发现这位老侍者像脚夫一样瘸了一条腿。其他招待都非常年轻,不满十六或十八岁,还没有招待通常具备的那种不慌不忙的神情。

有个胖乎乎的绅士进了餐厅,他精力充沛,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满脸麻子,胡须剃得不干不净,身着一件破旧的黑色夹克衫,里面好像没穿多少。他在康娜丽对面坐了下来。

他彬彬有礼地招呼了她,并且也吃了一些通心面条。

好像该是吃饭的时候了,因为许多房客(大多是女士)此刻都进入餐厅,坐下让年轻的招待们侍奉着享用一份份通心面条,满头银发的领班在一旁监督着。看着神态各异的游客们逗人的举止,康娜丽笑了,当她不经意朝满脸麻子的绅士看去时,她发现他也在微笑。

他就着番茄酱又匆匆吃了点面包,身体朝桌面又向前倾斜了一点,然后低声用法语几近私语般地说:

“挺有趣的,是吗?”

① 即乔瓦尼(Giovanni Francesco Borbieri, 1591 - 1666), 桂尔契诺是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斜眼”,因为他长着斗鸡眼。他的绘画一流,是巴洛克画技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娜丽耸了耸眉毛。

“什么意思?”

“客人来自四面八方……”

“噢,对……”

“你是荷兰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登记簿上看见了你的名字,姓名后面写明来自海牙……”

“这不假……”

“这里还住着一些别的荷兰女士,她们在那边……她们挺讨人喜欢。”

康娜丽从领班那里要了一杯廉价葡萄酒。

“这种酒不好,”活泼的绅士用欢快的语气说,“我喝真扎诺^①,”他说着指了指他的饮料瓶,“我付一点开瓶费,喝我自己的酒。”

领班给康娜丽端来半瓶酒。她的膳食费涵盖酒水。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给你我喝的这种酒的售货地址:十字街 61 号……”

康娜丽向他表示了谢意。麻子绅士这种不寻常的随和态度和轻松活泼的举止,使她感到挺开心。

“你在观察领班?”他问。

“你很有洞察力。”她笑着说。

“我们的领班朱塞佩是个人物。从前,他是奥地利一位大公^②宫殿里的领班。他犯了点事,但我不知道犯了啥事。也许偷了东西,或者待人粗鲁,或者无意中打掉了一把调羹。他落魄潦倒,成了我们这

① 意大利著名葡萄酒。

② 指昔时公国君主,特别是指奥匈帝国的皇太子。

个寒碜的贝罗妮膳食公寓的佣人。可是多么高贵……”

他朝前倾了倾身子。

“女侯爵非常节俭。这里所有的职工不是年迈的就是非常年轻的。这样付的工资较低。”

他朝两位德国女士欠身致意，她们是母女俩，刚刚进屋，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我答应，帮你们找路子去参观罗斯皮廖宫^①，还有圭多·雷尼^②的《曙光女神》。”他用德语说。

“那么，亲王回来了吗？”

“没回来，亲王在巴黎。宫殿关闭了，只对你开放！”

他豪爽殷勤地欠身鞠躬。

德国女士们激动地惊呼，说他太好了，什么事都能办到，什么困难都能解决。她们曾自找麻烦去贿赂罗斯皮廖宫的看守！可没有成功。

一位瘦瘦的英国女士在康娜丽身边坐下。

“还有你的，泰勒小姐，我有一张出席在圣座^③私人祷告室举行的清晨弥撒的票子……”

泰勒夫人高兴得眉开眼笑。

“你又去观光啦？”麻子绅士追问道。

“对，去了基尔舍博物馆，”泰勒说，“我都累死了……精美绝伦。”

“我建议你下午待在家里，泰勒小姐，休息一下。”

① 1611年至1616年间由贝佳斯家族修建。

② 圭多·雷尼(Guido Reni, 1575—1642)，意大利油画家、版画家、古典巴洛克绘画风格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品多以神话、宗教为题材，主要有壁画《曙光女神》、油画《玫瑰经圣母》等。

③ 对罗马教皇等宗教领袖的尊称。

“我已经安排了去看艾文泰^①……”

“你绝不能去。你累了,看上去越来越瘦,一天比一天糟糕。游罗马对你来说太累了。你一定得休息,否则我不给你清晨弥撒的票子。”

几位德国女士哈哈大笑。泰勒小姐答应了,她受宠若惊,乐滋滋的。她看着麻子绅士,好像在等待着他的至理名言。

牛排、布丁和无花果脯。午餐结束了。康娜丽站起身来。

“要不要从我的酒瓶里给你斟一杯?”胖绅士问,“尝尝我的酒。看看你喜欢不喜欢?如果喜欢,我会在十字街为你订购一瓶……”

康娜丽不喜欢拒绝别人的一片盛情,于是就喝了他的酒。这种葡萄酒非常味纯。在罗马能喝上这样味纯的葡萄酒非常有意义,她心里这么想着,胖绅士似乎看懂了她头脑里飞速旋转的思绪。

“如果你能在罗马喝上这种加度葡萄酒,”他说,“那是件美事,生活很累人哪!”

康娜丽同意他的说法。

“这是真扎诺葡萄酒,2里拉75分一瓶。你可以喝很长时间,这种酒不会挥发掉的。”他转了个圈向所有的女士鞠躬,然后离去。

德国女士们朝康娜丽欠身鞠躬。

“总是那么乐于助人,那个拉迪亚德先生……”

“他是干什么?”康娜丽心想。“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2

午饭后,她雇了辆敞篷马车在罗马兜风,初次感受一下这个她朝

^① 古罗马城的七座山丘之一。